

解构《滚滚红尘》中沈韶华人物形象

孙小博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 辽宁 大连 116400

【摘要】：《滚滚红尘》是三毛女士于1990年创作的第一部中文剧本，同时也是她的遗作。全文以一段张爱玲和胡兰成的风流韵事为蓝本，加以三毛女士本人的爱情精神价值观，主要讲述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女作家沈韶华与南京伪国民政府官员章能才的爱情纠葛以及沈韶华与月凤的姊妹情深，并采用剧中剧的形式将沈韶华笔下《白玉兰》主要戏剧冲突如同正戏一般展现出来或表达主时空人物心境或隐晦说明主时空人物遭遇与结局。

【关键词】：《滚滚红尘》；三毛；沈韶华；人物形象；戏剧文本

1 沈韶华与张爱玲的人格相似度

剧本中以沈韶华一生为故事主线，又添以沈韶华和章能才、月凤和小勇、玉兰与春旺三对恋人，身处乱世的情感纠葛营造出时局动荡，身不由己的社会环境，引导读者或观众进入隐含读者应该所处的环境。在这种特定环境下，沈韶华作为剧本中的角色随情节推进不断饱满，逐渐赋予一定的戏剧张力，而这一过程中施以其身的一些特质与现实中的张爱玲在某些方面具有高度相似的特点。

1.1 理想化的浪漫色彩

沈韶华的浪漫一部分出自张爱玲这一原型，一部分出自三毛女士本人，角色清除或者可以说是保留了一些躯壳的原有张爱玲明显拥有的“精致利己主义”人格特征，更多的去添加了三毛女士的“真”，这就使原本争议的人物蓝本在文学作品的滤镜下变得更受欢迎，当然这也是文学创作艺术加工的功劳，使得“浪漫”具有了“人间烟火”。

剧本第十七场的情节可以很好地诠释这一特质。一身藏蓝色低领旗袍，因为家道中落，缺少一件披肩，她便将铺在桌子上的白色空花桌布折成三角形披在身上。这里的“披肩”作为一种伪装，是隔绝社会环境，“自我的”理想化浪漫的物象具体化。当章能才意识到“披肩”存在，约会接近尾声的对话“随波逐浪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韶华，你没有披肩，我没有灵魂^[1]。”直接揭穿自我欺骗营造的“乌托邦”，转而流露出一种浪漫的悲剧情调。

理想化的浪漫色彩在沈韶华人格中根深蒂固，就形成了其诸多行事的根本动机之一。此动机就是在个人的整个复杂活动中的一种要素，如果能够被充分地激励起来，它就将导致产生一种特定后果。而这个后果也在影响着沈韶华的命运轨迹，塑造全文悲剧基调，推动戏剧故事情节发展。

1.2 沉静孤寂的性格内核

沈韶华这一性格特点是张爱玲与三毛女士的共同特点，只是成因不同。基于不同成因，但悲剧色彩大体相近，三毛女士将这种类似的经历转嫁于沈韶华，其自身所形成的心理创伤，对其的人生走向和选择造成深远影响，同时成为剧情发展的又一脉络，全文与章能才相恋的几乎所有选择都是在弥补，抚慰或是治疗心理创伤。

张爱玲不仅长期受到父亲冷漠相待，而且常常遭受继母冷眼，致使其敏感偏执的性格特点生根发芽。由于父亲一些原因导致家族衰败，家道中落，缺少经济来源的张爱玲在香港求学时处在家世显赫的同学间更加孤寂。

三毛女士的一生坎坷，辛酸，也有短暂的温存。童年的三毛身体瘦弱，独立，冷淡，偏执，叛逆，逃避社交，甚至出现严重的自闭倾向。成年后几任可以托付终身之人都无疾而终或者因病离世，直到荷西的出现，可是并没有陪伴她一生，荷西于婚后第五年意外离世，一丝温存从此彻底破灭。

这种封锁经历三毛女士在创作时利用戏剧表达营造了第一个高潮，时空的封闭，人物自身的封闭，情感的压抑。沈韶华与小健因为家庭的阻拦，两厢奋力挣脱枷锁，努力无果，绝望气息扑面而来。沈韶华笔下玉兰悲惨境遇的引入点明沈韶华内心被摧残的现状，以具象化形态表现抽象化概念。沈韶华被父亲锁在屋子内，直到父亲离世，才将沈韶华从屋内放出来，待到重新获得自由，沈韶华是麻木，茫然，不知所措的。长期的远离社交已经习惯独处，造就了沈韶华性格深处沉静孤寂的内核。

1.3 敏感果断的自我保护

这种自我保护是一场关于自我救赎的“习惯”，这种“习惯”作为有组织的活动，是第二性和后天获得的，他们是非习得性的活动之产物，而这种活动是人于生俱来的天赋中的

一部分^[2]。对于沈韶华自身而言本能活动受阻，关闭与外界接触，不止是被迫封锁还有自我的内心封闭。写作是这层自我保护唯一的“呼吸器官”，敏感、果断是这层自我保护外衣的主要武器。

沈韶华的果断是区别于张爱玲的锋芒毕露，张爱玲的锋芒源于她童年不幸造成的阴影，那句惊骇世俗的“出名要趁早呀！来的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3]更像是自我封闭。对于心理阴影的态度，张爱玲选择用逃避达到自我救赎的目的，一切便完全归结于“利益”二字。这就使得张爱玲与胡兰成之间的感情极为复杂，利益裹挟着情感在黑暗中前行，两人内心是迷茫的光明。就像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叙述的张爱玲于寄给他的照片后面写道：“见了她，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4]张爱玲在以一种异于她日常行事的姿态弥补童年缺憾，自强，倒不如说是在自戕。

绝大多数人如果感到没有被人爱，只能陷入胆怯的失望之中，仅仅在偶然的一丝羡慕和怨恨之中喘上一口气^[5]。但在文学作品塑造中，预期作者在有意无意之中不断渗透着“自我”，自我的疯狂与凋零，三毛女士在沈韶华人物的内心放了“一面镜子”，镜子中折射的是自己的影子。角色彻底抛弃了蓝本人物彻底的自私自利以及“精致利己主义”。但是沈韶华并没有真正逃脱这一群体主要特征的第二点：情感的缺失使他们有一种不安全感，而对这一感觉本能地加以回避，造成他们听凭习惯来左右其生活。习惯越灵活，直觉就越能在它的区分中得以精细化，并且由想象所引起的表象就越精致。对于沈韶华而言，情感中曾经的阻拦，旧式婚姻家庭观念造成的创伤是主要的“习惯”救赎对象。来自文中沈韶华以主动且果断，坚定推着章能才被动交换“八字命书”，完成仪式；抗战胜利后，章能才逃亡乡野，沈韶华前去寻找，见到的却是章能才于容生嫂嫂“讨口饭吃”，换了个时空和身份，复制粘贴同沈韶华恩爱时的林林总总，沈韶华果断烧毁“八字命书”，断念焚情。

沈韶华对于感情是极度敏感的，她在以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方式，极为果断的行为，容不得任何形式一丝一毫的出轨行径与心理，这是她的执念，这是她的自我救赎，偏执，疯狂，却又合乎情理。这种毁灭式的逃避脱离传统“情爱”的主题，塑造出一种沉重，灰暗的自诉风格。

2 沈韶华的性格缺陷与三毛个人精神世界的渗入

全剧是以沈韶华一生为主线性格悲剧，悲剧的成因可以完全归结于沈韶华自身的性格特质中的缺陷成分，这种与社会环境相左的性格特质来源于三毛女士的文化认同和理

想世界。自荷西离世后，一切事物都被蒙上一层哀怨，凄婉。面对海滩，没有怨也没有恨，“海滩风很大，有海鸥在哀鸣。”只有狂风和哀鸣；春天绿意盎然，也是一种罪过，“春天的绿，在细雨中竟也显得如此寂寞了。”孀居的苦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思念亡夫，生活早已失去意味，笔下角色自然在这种心境中黯淡无光，搏命挣扎也是一场空。

2.1 理想与现实冲击

三毛早熟，性格敏感孤僻，少女时代有七年自闭时光，大学选的专业也不是自己偏爱的文学与艺术而是哲学，四十五年生命中自杀过数次，对生死有着非同一般的困惑迷惘与痛楚体验，在生与死的摆渡之间有着非同常人清醒与禅悟。这种复杂情感爆发的导火索是荷西的意外离世。自此她的生活态度发生变化她似乎看破红尘更急切地追求一种超脱人世间的一切欲望、冲突、痛苦与欢乐的美好生活境界。三毛所追求的这种精神境界，明显的与中国的儒、释、道思想密切相关。三毛女士看破红尘，显然这是个伪命题，对于佛法禅宗的追求，是一种心理安慰，幻想着还能与亡夫对话，幻想着死后灵魂团聚，幻想着来世，她是清醒的，也是恍惚的。剧本中每一幕的幕题大多数取自苏轼的词作，三毛女士自以为可以像近千年前苏轼那样豁达洒脱，面对人生逆境波澜不惊，当然这只是她的幻想，三毛把对这种幻想有着清晰的认知，从而转换到沈韶华身上，变成清醒又模糊，超脱却深陷红尘，明知苦痛沉溺其中。

沈韶华一生的追求，不过两件事：一、情感的皈依，二、自我生命的展现。这是她的执念，也是三毛女士本人的执念。沈韶华自以为足够敏感就可以感知一切未知隐患从而做出规避，可是自己越陷越深，情难自抑，无法自拔。章能才的出现，一步一步打破沈韶华的心理防线，使沈韶华对章能才深信不疑，甚至交出“八字命书”，私定终身。现实却是章能才“无力感”产生的一系列背叛。与容生嫂嫂“讨饭吃”，第一次击垮沈韶华的幻想；自私吞下沈韶华的手稿，并不只是失控，他看到了沈韶华对他的依恋，自惭形秽；逃亡船票握在章能才手中，忽略了沈韶华，自顾逃命。沈韶华最终看清了这个男人的真实面孔，“无力感”造就的懦弱，彻底击垮沈韶华。

2.2 安全感与认同感极度缺失

三毛的安全感缺失的主要成因在于精神世界中真实与偏执的矛盾混合，她仅仅拥抱了自己的幻化体而不能真正走出自己幻化的天地去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真正审视自己和人类，最终也在幻化的天地里迷失了真正的自己^[6]。面对现实采取“鸵鸟式”的逃避，尤其在荷西逝世之后，三毛女士

的作品中常以杜鹃泣血的姿态展现在众人面前，她喜爱“流浪”，但“流浪”从来不是一个人，是有一个可以相伴相守的人去见识世界的各个角落，现在却是孑然一身。一路走来，没有受到家人任何超过平常尺度的关爱，幼时当众受辱，十三岁为维护自尊首次自杀，造成的安全感与认同感缺失是不可逆转的。

文中沈韶华陷入滚滚红尘，心境与三毛如出一辙，母亲早亡，父亲并没有给予她更多的关爱，此时已经失去安全感，还因为“初恋事件”将她囚禁数载，本就敏感的沈韶华更是在这囚笼中丧失认同感，她在追求生命的展现，可是自己是谁？沈韶华写作《白玉兰》其实不只是消遣排解，找一生计，更多的是寻找一种认同感。章能才可以给予沈韶华片刻的安全感，可是随着剧情发展，章能才的懦弱、麻木、滥情诸如此类的特质展现在沈韶华面前，沈韶华一次又一次的原谅，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背叛与无尽的绝望。沈韶华渴望外来情感带他脱离苦海，章能才的各种抉择行动消逝了沈韶华的信任，当初斩钉截铁的信任到了剧情发展的后段已然消耗殆尽，所谓的安全感荡然无存。

2.3 封闭式孤独

“孤独作为一个描写心理体验的词语，主要是指内在的感情，而不是外在的生活方式。由于两者之间存在错位，所以常常出现离群索居却怡然自得，跻身人群反倒寂寞难耐的情况。”^[7-9]三毛一生致力于寻找灵魂的栖息地，她是一个“流浪者”，但由于流浪者并没有任何设定的目标亦或是被肯定的标准，所以她难以避免地出现精神的空虚，她又是个孤独者。“感伤的旅程只能成为无目的的漫游”，自身充斥着流浪心理的共同矛盾“追逐与逃避”，“融入与抽离”，孤独感是她的独特气质，也是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人情冷暖，

世态炎凉，对于三毛本人来说浅尝辄止，却也痛彻心扉。撒哈拉让三毛怡然自乐，荷西无保留的爱让三毛暂时忘却了孤独，荷西意外离世带走了三毛灵魂的全部。因此三毛重新陷入了毫无认同感的孤独和茫然之中。

沈韶华性格特质中的孤独，敏感，多愁善感，是明显的三毛作品中主人公的性格特点，她的初始封闭来自于囚禁经历，从这开始沈韶华用委婉的方式表达自我，笔下《白玉兰》的代言作用一部分起因就是在孤独状态产生的。沈韶华自身与三毛女士塑造的时代背景是格格不入的，她的追求，她的渴望，在时代洪流中是注定被淹没的。她深知这一点，所以她选择冷静的痛苦，飞蛾投火，梦幻泡影，最终没有逃过命运摆布。章能才可以给予的除了转瞬即逝的爱情，还有刻骨铭心的伤害，最后是走向死亡的封闭。沈韶华从渴望外界情感到彻底耗尽安全感与认同感，陷入无尽的茫然和孤独，这正是性格悲剧的设定。

结语

民国为背景的文章永远无法避免的话题就是“身不由己”，沈韶华，章能才，月凤，谷音，老古……每一个人物命运走向背后都有一只叫做“命运”的手，随机推向某个地方。作为全剧的女主人公，也是全文的一位线索人物，三毛女士在创作时选择蓝本，但在撰写的同时也在抛弃蓝本，与沈韶华追求一个精神世界的统一，也许她在考虑用沈韶华这个角色向世界道别，文中到处都是可感可知的三毛女士难捱的孀居生活的真实写照。她是一个流浪的悲观主义者，文中被赋予的浓重的悲剧色彩，超脱“爱情”这一题材，向人们讲述“命运”的造化弄人的特点，文中写尽生离死别，真实却又虚幻，最终归为浓重且沉痛。

参考文献：

- [1] 三毛. 滚滚红尘[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3.
- [2] (美)约翰·杜威著. 罗跃军译. 人性与行为: 社会心理学导论[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 [3] 张爱玲. 传奇[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9.
- [4] 胡兰成. 今生今生[M]. 台湾: 九洲出版社, 2013.4.
- [5] (英)罗素著. 石磊编译. 罗素论人的理性[M].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6.2.
- [6] 葛敏怀. 三毛作品的审美品格[D]. 浙江大学, 2008.
- [7] 童庆炳, 程正民. 文艺心理学教程[M]. 北京: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5.
- [8] 三毛. 梦里花落知多少[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1.7.
- [9] 黄德志. 试析三毛的感情历程和创作轨迹[J]. 南通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02)